

我出生在临江门石灰码头,后来搬到九道拐,然后又搬到朝天门白鹤亭,都是小巷。以白鹤亭为例,建在朝天门和东水门之间城墙外的陡坡上,一面是城墙,一面是吊脚楼、捆绑房、烂窝棚。一条麻石板小路顺着城墙蜿蜒,窄的地方,两人对面便要撞一个。小巷深处有一口凉水井,冬天散着热气,夏季透出清凉。陋巷里阴暗、潮湿、拥挤、浑浊,唯有那城墙上的黄葛树洒下一片绿荫来,为陋巷增添了些微生机。小巷外就是长江,江对岸就是涂山,常有成群的白鹭在那苍翠的背景上飞过。小巷紧邻码头,外地人甚至外国人走错路钻进来,东张西望,啧啧感叹,忍不住掏出相机,留下永远的纪念。

按古时的分类法,街是比较宽阔的两边有店铺的城市道路,巷是比较狭窄的仅供居住者通行的城市道路。一般来说,直为街,曲为巷;大为街,小为巷。中国传统民居大都是木结构,容易失火。为防火,建筑之间往往要留一定的距离作火巷,火巷就是最早的巷。北京的胡同,上海的里弄,实际上都是巷。但是,像重庆这样的小巷,其数量之多,其形态之美,其格局之丰富,在全国,甚至在全世界的大城市中,可能都绝无仅有。

直到上世纪80年代,重庆除了中干道、南区干道和北区干道等少数几条主干道之外,那大片大片的街区里面,分布着风貌各异的数不清的小巷。不管是从小巷的数量还是小巷所占的道路比例来说,或者从小巷里所住的市民数量来说,重庆的小巷都远远超过

了大街。如果说大街是城市的动脉静脉,小巷就是城市的毛细血管。小巷深入到城市的边边角角,便于市民沟通,也使城市更加具有活力。

### 小巷原有诗情意

重庆小巷形态各异。例如云梯巷,一坡陡峭的石梯,动辄几十步上百步,两侧的房屋错落有致,大多为吊脚楼,但往往将“吊脚”隐藏于下面房屋之后。又例如一人巷,被地形地貌的房屋逼得宽不足一米,拐弯处往往只能供一人通行。还有半边巷,或建在悬崖陡坡上,开门就可以看到江水;或面对城墙、山崖而建,只有半边有房屋。此外还有巷中巷、屋中巷以及被房屋封了顶看不到天日的黑巷子。大多短小,最长也不过一两百米,短的只有几十米。

直到上世纪50年代,临江门城外观魁星楼所占的那个位置,就有好几十条冠有名称的小巷。像长八间、长九间之类,顾名思义,只有八间或九间门面长。木结构的房屋受木材的限制,开间不能太阔,一般为一丈二,也就只有四米。也就是说,那叫长八间的小巷,仅仅只有三十来米而已。

旧重庆城究竟有多少小巷,没有人统计

## 重庆小巷天下绝

李正权

过。我估计,仅渝中半岛也有几百上千条。错综复杂的小巷,像蜘蛛网,像毛细血管,密布重庆城,连接着那几条主要的大街,通向那九座城门。小巷隐藏在房屋之中,清静而又幽雅。如果城墙或悬崖上有黄葛树,小巷更是掩映在绿荫中,亲切而又温馨。这样丰富的格局,这样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小巷,应当是重庆人的一笔财富。

重庆电视台有一部电视连续剧《街坊邻居》,说的是发生在嘉陵巷的故事。那是一条典型的重庆小巷,几家人的身份不同、性格不同,连他们说的话也各异。那叫白小军的老师操着渝东方言,其妻说的是成都话,刘卫东、蔡倩云和周么娟说典型的重庆话,而那退休的张约翰却是满口的江浙口音。虽说如此,渝东方言也好,成都话也好,江浙口音也好,都早已变了调,带有浓厚的重庆方言味。这南腔北调的重庆方言喜剧,重庆人看起来真的过瘾。可以说,那嘉陵巷就是重庆城的一个缩影。

重庆是一个移民城市,“湖广填四川”以来,重庆城至少就有开埠、抗战、解放初期、三线建设和改革开放等五次大规模的移民。每一次移民迁来,都会把他们故乡所在的地方文化或直接或间接带来,从而使其居住的小

巷呈现出不同的文化意味,同一小巷里也有多种文化展现。例如重庆九门八码头那些小巷里住的人,往往是水流沙坝的,更多地体现了码头文化;城里诸如大井巷、韦家院坝之类的小巷里,就很难看到女人叉着腰对骂的情景,也难以看到大家把饭桌摆到小巷里来共食的情景。当年下江人才到重庆时,对小巷里的这些情景很不习惯,但没用多久,也融入其中,甚至其乐融融。

### 小巷深深深几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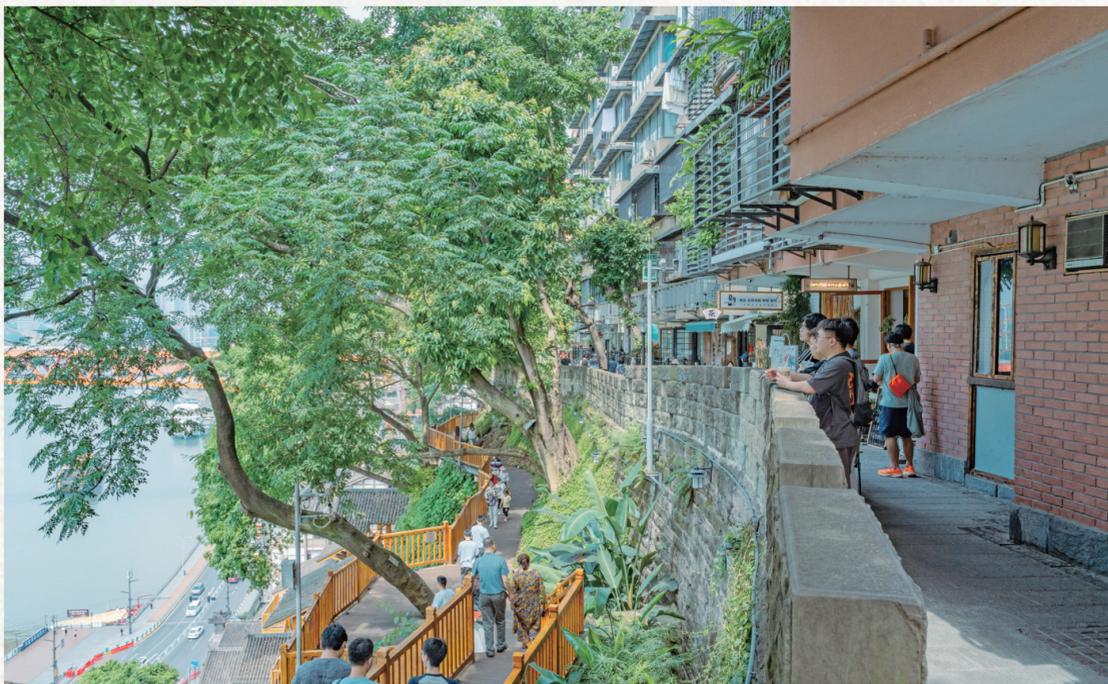
重庆人善于形象思维,大多数的小巷都是根据其地形地貌特征来取名的,因而其名也就很优美,听其名就可以获得享受。临江门城外原有一条云梯巷,叫洒金坡。那洒金坡一边是悬崖,一边是陡坎,一路上分布着零星的吊脚楼。靠江一侧不少地方都不能修房屋,只有用栏杆挡住,靠山一侧往往只有岩石,岩石上披着大片大片的凤尾草,偶尔还有一两根黄葛树。夕阳西下,阳光把那吊脚楼、那岩石、那凤尾草和那树木照得金灿灿的,远远望去,闪闪烁烁,于是取名洒金坡,想想也美!笔者曾住过的朝天门的那条小巷叫白鹤亭,据说当年那巷外江边确有一亭,可以看江对岸涂山前飞过的白鹤,充满多少诗情画

意!诸如磨子巷、九尺坎、东升巷、豆腐石、石门坎、扁担巷、柑子堡之类地名,都会让人想去探个究竟。

作为历史文化名城,重庆小巷中不知隐藏着多少历史故事、民间传说、文物古迹。以官署命名的街巷,反映了重庆作为政治中心的地位,如二府衙、领事巷、征收局巷等。以寺庙命名的街巷,反映了重庆城寺庙之多,如西来寺、万寿宫、东华观等。以商号作坊命名的街巷,反映了重庆城工商业的发达,如饼子巷、米亭子、水市巷等。以其特征命名的街巷,反映了重庆山城地貌的多样性,如沙井湾、响水桥、官井巷等。以官府、姓氏命名的街巷,反映了重庆历史上的官员以及移民的状况,如刁家巷、韦家院坝、肖家凉亭等。

开埠以来,特别是抗战时期,重庆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得到加强,不少名人伟人在此留下了足迹,散布于城内城外的小巷之中。例如莲花池,早在明代就成为明丞相王应熊的别墅。大革命时期,这儿是国民党四川省党部(左派)所在地。抗战时,韩国临时政府设于此。还有两路口重庆村的宋庆龄旧居、七星岗天官府郭沫若寓所、张家花园马鞍山的沈钧儒故居、道门口太华楼的胡子昂旧居等等,如今都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录,成为中国人民坚持抗战和重庆作为抗战“陪都”的见证。

作者简介:李正权,重庆市作协会员,文史作家。



戴家巷。

本报资料图片

## 江家巷:百米通道变成金融大伽

陈与

我出生在渝中区江家巷,对于出生地,一个人对它的关注上心或有与之相连的微茫之光。它的修缮翻新或动迁尘埃或设计方案,仿佛和我都有一些不清不白的认知过往。它的每一次变化,也是我的心灵幻影,它的地基似乎长进了我的骨头,它的街树似乎是我伸展手臂的晨钟暮鼓,也是我呼吸潮汐的江湖烟火。

几经变化的江家巷,已找不到儿时的蛛丝马迹,我抬头仰望,占地面积5800平方米,建筑面积204700平方米,共有78层的重庆环球金融中心,一度被誉为重庆和中国西部第一的摩天高楼。我站在江家巷中,让自己极致视线顺着笔直的线条伸向天际,也望不到楼顶缠绕的云朵,我仰酸的颈部并不觉得浪费时间。这一条条建筑物体的垂直线条就是江家巷的挺拔脊梁,横是骨,竖也是骨,朴似喜鹊挂树,抽如磐石静卧。

这体量巨大的重庆环球金融中心,不是单纯的摩天大楼,而是一幢幢复合体魄的建筑结构。既有主导地位的古典的建筑风格,又有西方哥特式 and 现代主义的抽象体现,这些建筑有它们高大的圆形柱子,也有平面屋顶和对称的翘檐设计。虽是钢筋混凝土的高层建筑,但高高低低错落有致的墙体像一座座圆腰阔的山山水水,那些新材料迫不及待地展示高科技含量的身姿,那些挺身而出的新工艺倾泻下来,既庞杂而又酣畅淋漓。让云端俯瞰引领,重庆环球金融中心的每一块大理石,都能雕成各种造型,随物赋形各尽其妙,而玻璃和钢铁在团圆中,在闪烁里悄然落地。

当两扇厚重的玻璃大门打开,我恍若进入一座艺术宫殿,大厅里灯火辉煌,由众多灯组构成温暖的冬天,这些灯组有方形、有圆形、有菱形,仿佛是灯饰的光荣传奇。在大厅中有雕塑的重庆山水盆景,有手绘的“湖广会馆”油画,有壁画的洪崖洞夕照的艺术品。

因此,重庆环球金融中心不是普通的商业建筑,它是渝中区的历史地标和文化地标,也是金融地标。它有几个不同的区域,有重庆金融中心购物商场,有重庆丽思瑞凯悦臻先酒店,有娱乐会所和餐厅,还有590米高空的重庆之巅,360度观看重庆两江四岸的观景台。

以独特设计与奢华壮丽外观的重庆环球金融中心,宛如一幅工笔画,一笔一画带着渝中区的澎湃心潮,带着渝中区的腾空境界,像展翅飞翔的大鹏鸟,像幽渺淡远喷薄而出的红日。它的内部结构,有立体空间,有高端的办公区域,有豪华的酒店客房,还有多元化的和谐色调,让我置身于梦幻人间。

我登上观景台,山峦叠影的两江四岸,朝天门重庆来福士的建筑高楼如扬起的帆帆,大小小高高低低的楼宇仿佛是巨轮装载的物品,驶出长江和嘉陵江交汇的码头。一壁绝城的洪崖洞,一盏盏红灯笼是守望吊脚楼的生命烛光。虽然听不见罗汉寺的声声木鱼,但几百年的古刹点燃的祝福油灯,有一个个修行的人,虚怀若谷,他们祈祷自己和渝中区在岁月中重构辽阔的天堂。

重庆环球金融中心紧挨着的是光大银行的摩天高楼,它与云天相拥,与日月相吻。虽不流光溢彩,但曲体向上,有天道酬勤和引人入胜的鲜活展示,仿佛是现代人心驰神往的金融磁场。它的建筑风格融合了现代与未来元素,造型独特,线条流畅,采用了先进的建筑技术和绿色环保设计,注重节能减排和可持续发展。在光大银行的门口,有重庆金融街的指示牌,这表明江家巷已华丽转身,在繁华的现代城市找到了金融立足的地基,找到了发展机遇和无与伦比的启发向往。

从光大银行往洪崖洞方向行进,就是周师兄火锅店和叁成味火锅店,它们的门店装饰得古色古香,周师兄火锅店与街沿齐平,更接地气。叁成味火锅店要上梯坎,仿佛消费人群的档次。这一高一低成就了食客们吃了周师兄火锅店,会想起叁成味火锅馆的呼伦贝尔草原牛肚;到了叁成味火锅店,也会回味起周师兄火锅馆的虾滑肉丸。

江家巷通道结尾的地方,是一幢体积庞大的住宅楼群,取名“城市传说”。我不知道住宅楼群是不是为金融街白领阶层量身打造,或是机缘巧合?从“城市传说”中走出来的女子,她们不戴金坠银,也没有垂挂的一对玉环。但她们也不是素面朝天的,淡雅轻描是金融街的眉睫,浅妆勾缝是金融街的鼻梁。从住宅楼群中走出来的男子,温文尔雅,文质彬彬。他们西装革履,打着领带,鼻梁上架着眼镜,

显得很知性,胳膊夹着公文包。在他们的公文包中,有银行股票分析的数据,有金融产品的数据,有贷款评估的金融风险,也有资金回笼的喜悦。

“城市传说”原址是一家茶馆,没有豪华高档的装修,也没有刻意的装饰门市。这家茶馆十几张木质方桌,几十根双人长凳,一角钱一杯盖碗茶,从早可以坐到天黑,中午打盹。有许多茶客,不是来喝茶,而是来听重庆掌故。在上世纪60年代初,重庆说书人程粹贤常来茶馆讲述《华子良脱险记》《林海雪原》《铁道游击队》等。

几十年过去了,已是金融大伽的江家巷,不知还有多少传奇故事,还有多少精彩回放。我看不看得到并不重要,重要的是,江家巷占据重庆心脏的位置,与它匹配的未来和期待都是心脏输出的血液。因此,它重任在肩,不可怠慢,不可松散,我还会关注它的呼吸,它的成长,它的变化,这是我的根,也是我的命。

作者简介:陈与,中国作协会员,重庆文学院首届创作员,渝中区作协理事。

## 渝中展痕

龚毅

### 天官府

天官府是有记忆的  
郭沫若曾在天官府4号  
我住进天官府时  
斜对面是他上班的小楼

这栋小楼,几部历史话剧  
曾在抗战的烽烟中横空出世  
厅长会客室常高朋满座  
有文化名人风云际会

不过,我住进天官府4号  
天官府原4号就改为了8号  
天官府8号就在斜对面  
咫尺之间隔了不啻一个世纪

在这儿,时光浓缩了故事  
砖瓦遮盖着许多记忆  
天官府不是一段路过的小巷  
它的缘分只留给有缘人

### 通远门

我来寻找,寻找  
蜀汉大将李严修筑  
当年江州的镇西城门

熏出江州传奇与故事

镇西门上的城楼  
伫立一群蜀国的将士  
是怎样固守刘禅的疆土

我来寻找,寻找  
守将张珩抗击元军  
用血浸透的城楼

我来寻找,寻找  
镇西门历经改朝换代  
渐次演变成通远门的踪迹

还有张献忠的千军万马  
尸横通远门外的荒野  
躺成乱葬岗上的孤魂野鬼

看看先民如何出城通远  
看看先民如何进城  
在城内熬出衣食住行

看惯人间繁华亦不惧险恶  
它千百年屹立在这儿  
屹立成母城的精神象征

城内的人间烟火  
是怎样熏出些爱恨情仇

因而我来寻找,寻找  
不是通远门的沧桑  
而是母城之魂

作者简介:龚毅,中国通俗文艺研究会会员,重庆市作协会员,渝中区作协原理事。



半岛晨咏

通远门。本报资料图片

